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姜氏兆錫曰奉持者仰手以當心提挈者屈臂以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音妥

孔氏穎達曰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爲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卑故厭降在下也

姚氏際恆曰衡與緌皆準車上之器爲言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衡蓋與眉齊緌登車之索正立執緌蓋與手齊上衡者在眉之上平衡者與眉齊緌之者在心之下與手齊當執緌處曰緌之如挽其緌也後云國君緌視大夫衡視與此同但此以高下言彼以遠近言也鄭氏以衡爲心以緌爲安非又此處以緌爲下後國君緌視以緌爲高前後游移故益知不足憑也

姜氏兆錫曰上高也衡之言平此謂當心而平也當心如衡平故謂當心爲衡緌垂下視天子器不宜下

故上於衡諸侯與衡平降於天子也大夫綏之又降於諸侯也士提之則又下矣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姜氏兆錫曰主者通王侯大夫士而言克勝也如不克聘禮所謂上介執玉如重是也尚上通方氏曰右手力强尚左所以爲容下右所以致力也舉起也足後曰踵謂其行不全起足而曳引其後踵如車輪之運於地也此執主器之行容也佩玉佩也謂僂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也此執主器之立容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姚氏際恆曰立則磬折垂佩一句汎言立容宜如此也因垂佩而及主臣竝立之儀君有時不垂佩者則佩倚是也臣有時不止垂佩者則佩委是也孔氏謂此是授受時禮蓋附會上尊卑垂帨而云絕不足据何獨不得曰言語時即古者君受朝覲皆立

姜氏兆錫曰此即執主器之立容而推言之也言立容雖以垂佩爲正而臣於君尊卑殊等又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恭敬之容微俯則倚前小俯則垂下大俯則委地皆於佩見其節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藉在夜反裼星歷反

賈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

萬氏斯大曰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蓋即是語而申之有藉謂既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執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既出公裼而降

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加初升致命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裼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有當裼時有當襲時不得相因大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　按裼有與袒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於曾子子游之弔而最詳于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注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襢裼者左玉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

而有衣曰裼賈疏云冬時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説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裼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裼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裼衣也又言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矣卽如既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非禮

服乎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裼者何說文裼字從衣從易裘因事變衣因裘易也又裼有裼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裼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夫其於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裼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唯大小斂之衣皆左衽非聖人所許反復思之疑即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襗之屬有右衽

不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
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掩蓋裼衣則表
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
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
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
裘上有裼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裼裼襲
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裼襲專就裘說不兼葛說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藉藻也有藻爲文裼見美亦文
無藻爲質襲充美亦質按藻繅通鄭此說蓋誤執覲
禮奠圭于繅上及周禮典瑞繅藉之文也孔氏引皇

氏義謂聘禮有垂繅屈繅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不知繅者連綴于圭上可垂可屈非此之所謂有藉無藉者也覲禮因圭本無藉故拜時謂以繅奠非繅即藉也典瑞以繅藉連言非是而與此有藉無藉亦別況爲藉即繅又不應謂之繅藉矣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是屈繅與無藉自分兩義安得合而爲一乎且聘禮執圭皆襲惟執璧無繅安得謂垂繅爲有藉則裼乎又垂繅可謂之無藉而反謂之有藉屈繅可謂之有藉而反謂之無藉皆不可通也鄭又曰圭璋特而襲

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此本聘禮爲說蓋以有束帛爲有藉無束帛爲無藉正是此文之義不當以爲後一說耳孔氏不諳註意又誤疏之曰聘禮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于時圭璧皆屈繅（聘禮一屈一垂介既屈繅則賓授公受不言垂繅自可知此以爲屈繅亦誤）所謂無藉者襲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謂有藉者裼按以繅爲藉者鄭前一說也以束帛爲藉者鄭後一說也今以鄭前一說釋無藉者襲以鄭後一說釋有藉者裼尤失理如其璧無繅正自宜襲今乃反裼何得取爲有藉則裼之證乎疏又有因鄭後一說而更誤者引皇氏曰鄭云亦是

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堂惟特有圭璋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既有束帛承玉上惟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也按襲裼從來指人無指玉者豈容杜撰且所謂以物覆襲與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者此二物果何物耶郝仲輿踵其說而又變之謂以赤手執之爲裼以衣重掩其手執之爲襲按聘禮云公側受宰玉裼降立如郝義裼字不當在受之下矣又曰賓襲迎于外門外賓亦迎如郝義襲裼字不當在迎之上矣又

玉藻上言裘之裼襲下接執玉龜襲亦可云以衣重掩其手乎郝又曰行禮之服無倏裼倏襲升降授受須臾不上堂不入次易服何所然則執玉必冬裘而後可乎按古人行禮多有如此迂重者郝溺今以疑古故不謂然其實非也檀弓記子游一弔之頃亦先裼後襲固不嫌于倏變也裼襲不必專指裘夏月衣亦有裼襲也郝又引詩載衣之裼謂單曰裼然則亦是單非赤手矣與已說矛盾引之何為乎此本無足辨恐人惑其說故辨之此與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之說同無藉者襲則有藉者裼矣

朱氏軾曰行享禮時用璧琮又加束帛置璧琮于帛上如以帛承藉璧琮然故曰有藉行聘禮時圭璋特不加束帛故曰無藉廬陵胡氏謂玉有藉者袒而露之無藉者覆而襲之此說自當

姜氏兆錫曰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外有裘若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掩而不開謂之襲開而見出謂之裼聘禮註引此條云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故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有襲謂以璧琮之時其人則裼也一說執圭而垂繅爲有藉執圭而屈繅爲無藉也愚按裼襲所以異者蓋因有藉無

藉而爲之質文也味有無字義聘禮註得之　又曰此章言執圭器之禮

齊氏召南曰按陳氏集說曰此所云專主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爲有藉執圭而屈繅爲無藉此則不然竊詳文裼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按註疏言執玉亦有裼襲乃正說外又添旁說耳至裼襲正說後疏引聘禮註言之甚詳原未嘗混爲一說也

林氏希元曰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

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孔氏頴達曰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者也

姜氏兆錫曰不名不以名呼之也疏曰卿老謂上卿世婦謂兩媵也世臣謂老臣乃子賢襲父爵者姪謂妻之兄女娣謂妻之妹皆從妻來爲妾者家相助知

家事者長妾妾有子者

方氏苞曰長妾則不辨其有子與否以積勞績故異其禮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孔氏穎達曰熊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嗣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

姜氏兆錫曰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

稱余小子者避嗣王也列國之大夫與士其子皆不敢稱嗣子某者避嗣君也　呂氏曰世子天子之適子也故國君之子不敢與同名惟名在其前則世子雖爲君亦不避也穀梁傳曰衞齊惡衞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又曰此章言上下名稱之禮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黃氏震曰憂言有疾而憂無力擔薪

姚氏際恆曰不能而託疾此恐未宜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

可以不能辭也負薪賤役士所親事疾則不能矣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姚氏際恆曰前云辭讓而對言其出之口也此云顧望而對言其見之形也更深妙可思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人也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憂又曰此章類言應對之禮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下文言去國之事遂以此節亦作去國解非也文無去國字其云謹修審行乃是有

治民之責者豈去國之日乎曲禮文固皆相因此云如其國之故故下云人臣去國也非下云去國此亦云去國也

姜氏兆錫曰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所謂宜於土俗也其法即所謂國之故也如其故則不變然謹修而審行之則亦不至以俗而違禮矣熊氏曰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云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于殷墟啟以商政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李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于上風俗齊于下而喪祭哭泣之禮有不同者無害其爲同也周官

太宰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土均氏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其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蓋地不齊故禮俗異而治之法不復同也愚按二說則本章上節謂開國定制者不求變其國之故俗而下節謂去本國之新國者不卽忘其本國之故俗也其義例各見如此而舊註混上下節爲一義則舛矣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盧氏植曰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姜氏兆錫曰三世註謂自祖至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爲爲後也詔猶告也謂族猶列爵在朝則凡有行止與本國卿大夫相赴告也兄弟言其親宗族言其遠宗後通言大宗小宗謂雖無列爵在朝而但有兄弟宗族猶與其宗子反而告之也凡其不忘本之意如此至如其俗己微其身亦日遠則時久義絕若可改其本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與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也其始終不忘本者又何如哉按註疏以若兄弟宗族二句承無列無詔而言與本文似不相合然本

文若字中自具無列無詔而不言者省文也蓋上段詔國與告宗義相連而下段無列與唯輿義又相足故各從便言之凡經傳省文互文之例類如此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去國三世之久往來出入他國仍告于本國之君亦不勝其擾矣蓋卽出入於本國也其暫歸入也旋反出也爵祿無列於朝則惟告於宗後不敢復告君矣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孔氏穎達曰暴貴𡾊起爲諸侯

朱氏軾曰未有子貴而不尊其父者子爲天子諸侯

父尸服以士此不通之論也此言不爲父作謚謚者如謚爲文謚爲武之類若大王王季止尊以王號非謚也

姜氏兆錫曰名者始生三月父所命也父歿而更之不忍也　文王雖爲西伯不爲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謚則闕也呂氏曰父爲士子爲王侯則祭以王侯是以已祿養親也以己爵當謚而爲之作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敬也又曰此章言孤子之禮

任氏啟運曰當通天子及大夫而言身爲天子則能

作諡爲諸侯大夫亦得請於君而作諡然不爲父作
諡者呂大臨曰父爵不當諡以己爵當諡而爲父作
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故不敢也或舉武王諡文王爲
難鄭氏曰周道之隆基于二后功德由之王迹興焉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呂氏大臨曰讀喪禮祭禮欲以禮事其親也服除讀
樂章先生制禮不敢過也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曰非葬而讀喪禮非人子之情
非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此說釋記文自是然
畢竟喪祭二禮平時不一寓目臨時讀之能一一自

盡否得無犯臨渴掘井之誚乎此處似當更詳不可全泥也

朱氏軾曰樂章即祭之樂章承上言旣葬雖讀祭禮而祭之樂章則必待除服乃讀　又曰祭禮不止祥禫虞祔凡祭莫非追慕感愴讀之不至忘哀非必用之而後讀也

姜氏兆錫曰復常除服之後樂章弦歌之詩此歷明所當讀也

任氏啟運曰送死人之大事一有不當終天之恨也人當具慶固有所不忍言然至居喪而後讀喪禮豈

有及乎平時服習而臨時愼加檢點更得一眞消知

禮之友以詔相之亦庶乎其無憾也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姜氏兆錫曰吉凶不相干故不言樂不言凶公私不相干故不言婦女此歷明所不當言也又曰此章類言吉凶公私之禮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姜氏兆錫曰振拂也書謂文書也言史掌文書若已至君前乃始拂塵埃而正之怠矣卜筮官掌龜筴若君前猶或顚倒或反側慢矣故皆有罰也又曰此章

言尊君之禮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姚氏際恆曰席蓋呂與叔謂坐席與日與雨之蓋此說是又與几杖爲一類也鄭氏謂載喪車引雜記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然則何獨舉士之喪車爲言乎此執禮解禮之謬也孔氏曰舉士爲例卿大夫喪車亦得入此辭遁處成容若主鄭說駁呂說謂卿大夫公門內聽事豈容不敷席而坐又豈容不以蓋蔽雨日按若加隆大臣則席蓋亦或得入如尸

與七十得入几杖是也若其常恐未宜

姜氏兆錫曰龜筴以問吉凶嫌豫謀也几杖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以其坐臥蓋以蔽雨暘求安也重素者衣裳皆素非吉服也袗絺綌者不表而出將見體也故公門皆不可入　又曰苞爲藨者喪屨用藨蒯爲之也裎謂深衣前裎初喪恐妨號踊故扱於帶也厭冠亦謂喪冠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凡皆喪服故亦不入　又曰方版也謂書錄送死物件於方版也衰者五服之衰凶器者若棺椁墻翣明器之屬數者臣妾死於宮中必以入然必先告乃

可也

任氏啟運曰按熊氏謂父之喪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猶入杖齊粮苞屨不入公門冠衰猶入不杖齊衰衰不入公門冠絰猶入大功絰不入小功以下冠不入蓋有所不入者以敬君而猶有所不去者君子不奪人之喪也且亦惟公門脫齊衰耳今俗以凶服爲忌至有居父母之喪而無往不元服者何歟

公事不私議

姚氏際恆曰公事不私議謂議公事者當公議之不可私也鄭氏謂嫌若姦是也馬彥醇曰季孫使冉有

訪田賦于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季孫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于冉有豈得已哉按孔子本無公議之責又季孫使人訪則是反屬于私尤非公也比擬皆失安得取彼文私字證此私字而爲孔子斡旋乎無謂甚矣集說集註皆載其說故辨之

姜氏兆錫曰無位者不得議有位者亦當議於公朝也又曰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何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愚按論語朱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常也若卿大夫問而對者則有矣然則不對

田賦第以其問非所問耳卽私於冉有亦非私議也若季氏與家臣議於私室而子警之也則爲私議矣

又曰此章言尊公朝之禮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姜氏兆錫曰君子有位者也宗廟以奉先其事重矣廐以養馬庫以貯物皆以備用也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其序如此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姚氏際恆曰凡家造亦統言之不必以家爲大夫下云大夫士祭器不踰竟則士亦有祭器矣犧賦呂與

叔曰亦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弓劍之屬愚按犧亦祭器但其粗而易爲者耳

姜氏兆錫曰此亦上條先後之意也犧賦言造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類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者也諸侯之大夫祭用少牢而已此天子之大夫賦其邑太牢故名犧賦也養器謂生人奉養之器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姚氏際恆曰先爲祭服則得設祭器可知此對仗立

言之妙又以祭服易成故耳鄭氏謂器可假祭服宜自有然則祭器可不必自有矣不知不然此執禮運大夫祭器不假爲非禮之說也按王制以大夫祭器不假爲禮則禮運之說非也鄭旣不別是非又強添假字以解此文皆謬孔氏曰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祭器之品量同官同旣可暫假故營之在後雖極意挽回然而費辭甚矣

姜氏兆錫曰不設祭器則服可知先爲祭服而器隨之矣孟子曰惟士無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言有田祿者先爲祭服而上文言家造祭器爲

先者蓋彼自對儀賦以類而言器用故互文如此

方氏苞曰注疏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不得造祭器非也諸侯之國命大夫不常有皆不得造又將誰假乎況士寓祭器於士則士亦得造矣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蓋以田之有無爲斷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有祿而無田則第以養器設薦耳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邱木

陳氏澔曰君子甯身之困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

姜氏兆錫曰邱謂邱墓也器服以祭先木以庇墓皆不敢慢先以營私也又曰此章君子尊祖敬宗之意

續禮記集說卷七

續禮記集說卷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下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有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祿也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祿以辱先也寓寄於同爵者使可用也　又曰馬氏曰微子抱祭器歸周何也君子爲己不重爲人不輕抱祭器歸可也抱己祭器不可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又曰大戴禮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國踰三月乃得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此禮按記文言大夫士去國不必定是三諫不從若果三諫不從則當逃之矣文郎下即不然如孟子三宿出晝是也乃引大戴記被放俟郊三年之說有何交涉乎且大戴記言三年言郊曲禮言三月言竟

又無得玦之說何得曰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
內行此禮乎孔氏好為附會如此

姜氏兆錫曰墠位除地為位也鄉國向本國也徹去
也去中衣之采緣而緣以素也鞮屨周禮註四夷舞
者所屝革屨是也幭者車覆闌也以白狗皮為之旣
夕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髦馬者馬不剔髦鬛
也治手足爪曰蚤治鬚髮曰鬋食不祭先代為食之
人者禮不備也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者過則稱已
也御謂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為去父母之邦捐親戚
去墳墓失祿位乃變故之大者故以凶禮自處也必

待三月而後復其吉服者三月爲一時天氣小變故也又曰言人臣去國之禮

方氏苞曰注謂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疏謂事事及還吉禮而後去又云大夫待放三年得玦乃去從郊至竟三月乃行皆非也經言踰竟則已出其畿疆矣于踰竟後始言爲壇而哭變用喪禮則哭後即行至所之之國計數三月而後復常明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勞力報反辟婢亦反

吳氏澄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闢以遜避也

蔣氏斯大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覿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分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卽還辟也

姚氏際恆曰此言大夫士初見于君之禮也大夫士從外來故君有勞之之禮及迎拜之之禮鄭以聘禮釋之非是記文但言大夫士不言大夫士聘言國君不

言他國之君也按聘禮致館受几受幣私覿君勞歸饔餼賓莫不稽首何獨以勞之之一端偶合而遂謂聘禮乎聘禮君拜迎賓不答拜君拜送賓不顧不顧即不答拜使果爲聘禮又安得但言答拜不言拜送乎鄭于君勞前補曰賓見君既拜矣聘禮賓私覿己拜主君後主君始勞故補之 孔氏曰聘禮無還辟之文文不備耳皆執禮解禮穿鑿附會之甚者也註疏之以爲聘禮者有故以下云君于士不答拜此處言君拜士似不合故以爲聘禮耳不知云君君迎拜君者未定之辭有迎拜亦有不迎拜者在內君君勞之亦同釋經不可以辭

書意況其辭本自明白何煩他說乎又聘禮士相見
禮君亦皆拜士說見後
姜氏兆錫曰言大夫士出聘而見其國君其君若勞
其勤苦則還轉退辟而不敢當乃再拜稽首以致敬
也　又曰言初至其國大門外其君若迎而拜之則
又還辟而不敢答拜答拜則是抗賓主之禮矣
方氏苞曰注疏並以聘禮詁但事序舛倒辭意難明
且首節視聘禮又多還辟之節疑別言見本國君之
禮次節乃聘使初至主君迎拜之禮也大夫士或始
受爵或承王事達邦交踰時而反或以喪疾久不見

君而君勞之故旋辟示不敢當而稽首以拜君之勞

若聘禮主君勞客則一定儀節不宜曰若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朱子曰此未有以見同國異國之辨更詳之下放此

姚氏際恆曰此言大夫士初相見之禮也大夫士互爲主客各以相敬而先拜不論主客亦不論大夫士也鄭氏但曰尊賢尤不分同國異國孔氏乃以爲使臣受勞己竟攻見彼國卿大夫異國則爾同國則否若然尊卑之禮不施于同國乎按士相見禮云先生

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先見之與此微不同
朱氏軾曰敬則先拜者或敬其君及其臣如小國之
大國是也或以事往來如告糴乞師許告許乞之類
是也敬賢亦敬之一端註疏專以敬賢未是拜是兩
見而拜馬氏以拜爲往見非是
姜氏兆錫曰相見亦承上言出聘時也貴賤不敵謂
士於大夫及大夫士各有上中下之三等皆是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姚氏際恆曰此言答拜之禮而舉不答拜者以見之
也見國君即前文大夫士見于國君君若迎拜不敢

答拜之義嫌與君亢賓之禮也鄭氏謂國君見士不答拜若然當云國君見士不當云見國君矣又弔喪見君皆一例指往弔往見之人若于弔指往弔者于見又指受見者亦無此文理且于下文君于士不答拜複

陸氏奎勳曰陳氏以弔喪爲助執喪役非行賓主之禮故不答主人之拜非也按古人爲弔賓于生者但有慰問之詞於死者但有襚賻之物及哭踊憑尸之節而無拜祭于死者之禮至主人拜賓以謝其惠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

吳草廬于雜記中嘗辨之

姜氏兆錫曰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蓋以助役而非以行禮之義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見國君不答拜者蓋不敢以抗禮之義卽上文不敢答拜是也舊謂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隔故君不答拜然玩二條並列之義乃言下不敢當禮而不答非謂上自全其體而不答況君於士不答拜之文自在下條而此則明言見國君乎舊說之牽甚矣二者之外無不答拜者迹無所嫌而禮有當施也

方氏苞曰弔喪不答主人之拜所以體孝子哀敬之

心痛深事劇不敢更與爲賓主之禮以擾混之也

大夫見于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姚氏際恒曰此言拜辱之禮也大夫見於國君士見于大夫言初爲大夫與士見于君與大夫君與大夫拜其辱此指尊者之拜辱禮賢也同國始相見言同在一國初爲大夫見大夫初爲士見士主人拜其辱此指敵者之拜辱謝先施也曰同國者蓋以若云大夫見大夫大夫拜其辱士見士士拜其辱豈成文理故曰同國曰主人所以包括之此正文章善斷制處

孔氏泥同國字便以爲上四句是異國亦以聘禮釋上四句誤矣且因此同國字併上文數處皆以爲異國更誤矣

姜氏兆錫曰國君及大夫拜其辱疏謂聘禮見其國君卿大夫而各拜其辱是也主人拜其辱盡大夫士始相見雖同國不敢褻故有加禮與熊氏以三條皆爲本國君大夫士初見之禮疏不之取而陳註從之夫末一條乃稱同國則上二條爲異國末一條乃稱始見則上二條非始見易明也且章內三稱國君旣以首節國君爲鄰國而又以上節及本節國君爲本

國是自矛盾矣今以同國大夫士始相見者推之則凡大夫始見本國君士始見大夫固有加禮然用爲末條之補文可也而亂爲首二條之正文不已汰哉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于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姚氏際恆曰此又言答拜不答拜之禮也按拜辱與答拜均是君之拜上言君拜大夫辱不言拜士辱此言君于士不答拜義正同則上言拜大夫辱者其指本國明矣若爲異國何不亦連言士乎又此處始言非其臣則上文數處皆指本國更明矣按聘禮云聘

使還士介君皆答拜士相見禮云士見國君君答壹拜與此不同孔氏曲解之皆非已上五節皆言大夫士見國君與大夫士相見之禮鄭孔不察乎此惟執聘禮爲說所謂執禮解禮之謬如此諸解沓從之吁禮之汨沒於註疏者多矣

姜氏兆錫曰君于士禮無答拜其答者惟他國之士而已若大夫則雖賤臣必答拜者避正君也　又曰男女別嫌亦多端矣然拜所以行禮豈以行禮爲嫌哉故相答也又曰此章凡言凡答拜之禮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姚氏際恆曰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此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不同者蓋末世諸侯僭天子大夫擬諸侯故記者各舉所聞言之其實無不同也孔氏以與王制不同而曰王制上文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謂夏不田謂夏時也周禮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

按周禮田四時不可信王制三田自是周制鄭因周禮四時田而疑王制三田爲夏制孔又因鄭以三田爲夏制而併疑王制不合圍爲夏制所謂以訛傳訛者是矣

姜氏兆錫曰春田曰蒐麛鹿子也或曰獸子之通稱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卵微故曰取君大夫與士其位有等降故取有限制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也此與王制文異又曰此章言君

大夫士田獵之禮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孔氏穎達曰穀粱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爲饑三穀不升爲饉四穀不升爲穅五穀不升爲大祲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

不列鬼神禱而不祀此歲凶大祲也不祭肺食不兼味也不縣禱而不祀也白虎通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

姜氏兆錫曰周人重肺食必先祭言不祭示不殺牲爲盛饌也不食穀明芻具也君行有馳驅之道不清道故不除祭必有樂不樂故不宿縣公食大夫禮正饌後乃加設稻粱凡燕飲無算爵無算樂乃爲樂無加餐故不食粱無酣飲故不樂也

方氏苞曰國君祭事尙不縣則士不御琴瑟不必言

矣士無故不去琴瑟乃以弦歌肄業及之未聞禮飲而以琴瑟娛賓也葢歲凶爲時久長或門內嘉慶族姻招延飲飲酒必不可禁但不得以爲歡樂而遂忘憂恤耳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朱氏軾曰徹縣就祭祀言

姜氏兆錫曰故謂災變喪疾之類又曰此通上章言君大夫士常變之異禮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姜氏兆錫曰安取彼言何所得彼物也士卑不必獻故言有獻而特明其禮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有獻又私行出疆似皆褎世之禮

姜氏兆錫曰大夫士私事出疆皆請於君者不敢專也其反士則不獻者卑不敢瀆但告還而已　又曰勞者慰道路之已勞問者詢遊歷之所至此通謂大夫士也又曰此章言大夫士出入請獻之禮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熊氏安生曰大夫士不言死宗廟墳墓以宗廟墳墓己私有之爲臣事君不可爲私事死也君死社稷則其死宗廟墳墓可知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焉

呂氏大臨曰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而不安其位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

姚氏際恒曰此兩節自註疏以來皆誤合爲一節以致混亂不楚又泛引古事分別經權此皆不察文義

及事理漫為說者也兩節各自為義因上有社稷字遂生出下節曲禮文多如此觀大夫士言死眾死制不言宗廟墳墓可見矣即止國君去社稷與國君死社稷似同一事而寔別何則去社稷者可以不去故人止之如衛成魯昭之類宗社未亡不得因內亂而輙去也死社稷者不可以去故須死之如宗社已亡不得尚流離瑣尾于他國及如後世欵降之事是也孔氏不得此旨謂國君死社稷不去國為正禮太王去國為權法夫太王為狄所侵非自致內亂之比固可以去故孟子有請擇二者之說又宗社未亡邑于

岐山以圖興復亦非流離他國之比豈可遂責以死

而謂不死爲權法乎且其時邠人從之如歸市未聞

有止其去國者何得紐合兩節之文而以太王作證

也如其說去國既爲權法臣民奈何止之豈止其夫

國乃是欲其死也至於大夫與士則謂去宗廟墳墓

爲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謂死衆死制爲冠難及

教令若是此兩處之文既別何爲獨于去國死社稷

而紐合之耶黄叔陽拾疏之餘說竟以上節爲權下

節爲經上節爲下人爲上之義下節爲上人守正之

義尤鑿謬不足辨

姜氏光錫曰國君不言宗廟重社稷也大夫不言墳墓重宗廟也士不偹宗廟言墳墓而已　又曰死社稷謂建國立祀國亡與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之也死制謂任職受事難毋苟免方氏曰國君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止其去者私情死其事者公義也又曰此言君大夫士去留生死之義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孔氏穎達曰孟京易說周人五號帝大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典盛行異四也大人聖

人德脩五也許慎左傳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於諸夏稱天王於京師稱王杜預謂天子王者之通稱魯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莊公元年王使榮伯來錫公命無義例

姚氏際恒曰天子通稱予一人自稱鄭氏謂皆擯者辭非也

姜氏兆錫曰註曰稱曰者皆擯詞也君天下謂外及四海朝諸侯則五服以內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於諸侯稱余一人是也任委任也分職授政自有常者言任功自特見者言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畛之忍反

吳氏澄曰宗廟所祭者一家之親內神也故曰內事郊社及山川之屬所祭者天下一國之神皆外神也故曰外事鄭氏以祭於郊內者爲內事祭於郊外者爲外事非也

姜氏兆錫曰以下稱曰者祝詞也主階曰阼履阼以行祀也宗廟之事爲內郊社之事爲外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王某者事神之辭某名也臨諸侯侯謂巡狩也畛祭名也巡狩時必使祝史祭其國之當祭者

也呂氏曰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畛者田閒道也祭於畛謂之畛猶祭於郊謂之郊也稱有天王者天子適諸侯非其常故也甫之言字大夫之美稱不稱名以不親往故也

方氏苞曰鬼神非獨百辟卿士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先王制禮辨等稱物雖鬼神亦受紀焉故天地祖宗日月先古聖帝明王而外王不稱名曰某甫以接之自唐以後有天下

者自惟德不足以配天地故於社稷嶽瀆並自降抑而稱名亦不得以非禮相譏也

齊氏召南曰按內事外事與上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同而異解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假音遐措七古反

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

吳氏澄曰尊之不敢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言其登天也

姚氏際恒曰按天王之稱始見於春秋周祔廟不稱
帝而此稱帝秦漢之禮也呂與叔疑爲殷世未然
姜氏兆錫曰自上墜下曰崩王卒曰崩重之之詞也
復者招魂之禮古者人死則持其衣升屋北面呼名
以招之蓋以神魂離散欲令還伏體魄而再生也臣
子不可名君故但呼曰天子復而已疏謂王后死亦
但呼王后復也告喪赴告侯國也登升也假爲格者
格之言至與王格有廟來格來享同義言其精神升
至於天也假爲遐者遐之言遠猶漢書稱大行之義
也措置也始死則於殯宮鑿木爲重以依神旣虞而

埋之乃置廟作主曰帝亦祝祠曰天王天子則策書復赴之詞也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稱者史記於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自有所考而至周有謚始不名帝與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吳氏澄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姚氏際恒曰此說考於周初則不合如周頌閔予小子洛誥以予小子揚文武烈非盡未除喪之稱而顧

命稱予一人剣又非盡予小子也鄭氏于前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以爲未除喪稱正未考耳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名之曰小子王晉有小子侯是僭取于天子號也按鄭因上有予小子之稱遂撰一小子王之名以實其生名死名以侯證王既不類又謂小子侯爲僭天子號尤無據呂與叔祖其說反疑上予小子予字爲衍益可笑又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詞異也夫春秋非卽史策乎史策非卽臣下之稱乎此何說也呂幼清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

稱天王而稱王子猛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按此說似是而亦非也春秋稱王子猛者所以別于王子朝也又子猛以秋入而十月卒未成乎爲君故僅稱名設令子猛無子朝之嫌而位又踰一二年之久雖未除喪而死春秋亦必不稱其名也使記文果如其說以爲春秋辭例則記文誤矣

朱氏軾曰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予小子史書則稱其名生既稱名故死得書曰某卒

姜氏兆錫曰名猶稱也因未除喪故擯詞不稱天子

予一人而稱予小子雖其死亦以小子稱之也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春秋史冊之詞異也愚按鄭氏呂氏二說皆近之而未盡也予小子乃擯者爲其自稱之詞非人稱之詞而春秋書王子亦居喪未踰年之稱豈此所稱未除喪之謂乎又曰此章言天子朝巡喪祭之屬稱名之禮

方氏苞曰記多據春秋所書以爲典法此即據王猛生卒皆稱名而與成君異也

續禮記集說卷八

浙江書局刊

金承誥校
王家賢校
孫祖燕校